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一部
第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8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冊目次

集部·楚辭類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英刻本

.....一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

〔宋〕吳仁傑疏

〔明〕屠本峻補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四三

楚騷協韻十卷讀騷大旨一卷

〔明〕屠本峻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隆慶六年刻本

.....三七一

楚辭聽直八卷合論一卷

〔明〕黃文煥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六年刻清順治十四年續刻本

.....四〇九

楚辭集解十六卷蒙引二卷
考異一卷大序一卷小序
一卷

〔明〕汪瑗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汪文

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集解》
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提
要

楚辭集解序

余嘗謂古書無所因襲獨
者有三莊子離騷史記也離騷驚
采絕豔獨步古今其與雅閎深有
難遽測自昔邈風而入味沿波而
得奇者雖間有之未有能闚其全
者也漢武帝命淮南安為楚辭章
且受命食時而奏意特離析篇段
便於披誦云耳嗣是班固賈逵間
有論著今軼不傳王逸始注楚詞
十七卷嗣是洪興祖晁无咎周少
隱林應辰黃長睿莫不各有論議

而莫備於朱子之書讀者皆知尊
用之然原詞譎恠奇詭非逸章決
句斷未可易讀况諸家之說傳自
漢人往々參於其中盖有未可第
廢者新安汪君玉卿少好詞賦流
覽既多洞其得失勒為此編覈者

序

存之謬者祛之未備者補之或有
援據失真詞意未愜即出自大儒
不難為之是正至於名物字句不
憚猥細一一詳究目之曰蒙引誠
執苑之功人楚聲之先導已君既
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

公同好而屬余為弁余竊觀其書
殆有意錯綜諸家而折衷之非苟
然者今讀之有同於昔談者非強
同也理自不得異也有異乎前論
者非好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在學
者善會之而已君博雅多通饒於

序

著述此特其一班云

萬曆乙卯春日澹園老人焦竑書



楚辭集解目錄

離騷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集解目錄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楚辭集解離騷卷

新注

玉卿集解

離騷

楚辭集解 離騷

佳

篇內曰余既不難夫離別今傷靈脩之數化此離騷之所以名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其說是矣然篇末雖有悲懷舊鄉之語而亂辭隨繼之曰國無人莫我知今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又終示以去楚之意是屈子雖未嘗去楚而實未嘗不去楚也其不去楚者固不舍楚而他適其終去楚者又將隱遁以避禍也孰謂屈子昧大雅明哲之道而輕身投水以死也哉學者卽楚辭熟讀而遍考之可見矣舊註牽強支離之說世俗流傳無徵之言何足信哉帝高陽之苗裔今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帝者王天下者之通稱也高陽帝顓頊有天下之號也苗裔胤嗣久遠之通稱屈原自道已爲顓頊之子孫也朕我也屈原自謂也皇美也大也父死

稱考伯庸屈原父字也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貞正也孟始也厥隅也爾雅曰正月爲厥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謂之曰貞者謂攝提星隨斗柄所指與東北隅之寅位正相對也非邪正之正庚寅日也從下緣上曰陞從上墜下曰降言此月庚寅之日已始陞下母體而生也瑗按上二句叙祖父家世之美下二句叙月日生時之美四者平看或曰苗裔卽指言伯庸庚寅卽申言孟厥詳其文勢蓋謂帝高陽之苗裔者乃吾皇考之伯庸也稱父爲高陽之苗裔則已不待言矣攝提貞于孟陬之寅月者乃庚寅之建而吾於此乎生也人知孟陬爲寅而不知爲庚寅故申明之而所謂日者不暇言矣其說亦通故并附之

皇覽授子于初度今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今字余曰靈均

皇皇考也不言考者承上章省文耳覽觀也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也謂初生一歲之時節不必專指初下母體之時而言也肇始也錫賜也嘉名美名也下無言字者對舉則有名字之分若專

言之則名可以該字而亦省文也爾雅曰廣平曰原一曰高平曰原屈子之名字實取諸此蓋名者已之所以自稱字者人之所以稱已也觀漁父卜居二篇屈子皆自稱屈原可以知名原而字平也五臣以正則爲釋原名靈均爲釋平字是也舊皆謂屈子名平字原而從太史公誤矣則法也正則謂原野經界皆有法則而爲大中正之道也井田之制是矣靈善也均勻也經界既正則莫不均勻而平矣靈則平之至善者也瑗嘗有辨詳見離騷蒙引上二句叙皇考賜名之美承上章而言下二句叙美名之實又承嘉名二字而申言之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爲傳至馬遷楊雄班固自叙之篇實繁於代瑗按屈子此上二章自叙之旨不過如劉子玄所云之意耳王逸以爲屈原自道本與楚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父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是恩深而義厚也朱子從之今考楚世家屈原與懷襄俱出高陽之後誠爲同姓王逸之說雖議論正

大道理精深有合於屈原之大義屈原所以戀戀而不忍去楚者心事實在於此要之原作此文之時而此章之旨恐無此意也詩頌文武之功德而直推本於公劉后稷以爲言亦不過自叙其源流世系而不忘其所自之意耳觀之經傳則屈原章首二句之作其本意不爲與楚王同姓而言也明矣不然所叙月日名字之美又豈與楚王生同月日而稱同名字乎古人謂讀書有可以深求者有不可以深求者此類是也蓋以其說有合於屈原之大義故易惑人耳卽離騷之辭虛心而觀之實

楚辭集解 離騷

四

佳

未必然也雖然楚辭之作萬有餘言而未有一語道及同姓之故抑又何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盛貌內美承上二章祖父日月名字而總結之重音仲猶再也非輕重之重脩能長才也言已既有此盛美而又重之以脩能以見才德之全備也或曰脩亦美也如後脩姱之脩亦通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扈被服之意以線貫鍼爲紉佩飾也離芷蘭皆香草名生於江中故曰江離生於幽僻之

處故曰辟芷辟古僻字或曰如字除也謂芷香可以辟除穢氣也亦通蘭芳於秋者故曰秋蘭下二句乃參錯成文言已採取香草紉續以爲雜佩而被服之曰扈曰紉曰佩讀者當以意會不可執一也後多倣此王逸曰言已脩身清潔博採衆善以自約束也是矣然內則曰婦或賜之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是蘭芷之類古人皆實嘗以爲佩也不獨比喻而已此又學者所當知也夫屈子所取草木之屬數十餘種而此章先言離芷蘭者偶隨所言耳非擇而取之也羅鄂州爾雅翼曰江離之草

楚辭集解 離騷

五

佳

屈原幼時所先採蓋自其初度則固已扈江離辟芷矣以此言之則蘭品反不如離芷也非是此章是泛叙後時事非承初度獨叙少年事也或曰下二句倒文法本謂紉此秋蘭以爲正佩而復以離芷爲扈從耳屈子多有此法其說亦通內美句承上以德言脩能句起下以才言或曰名字奚爲德乎洪氏曰各有五屈原以德命也取名之說見左傳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水流去疾之貌言已之汲汲自脩常若不及者
恐年歲之忽然易過不我相待而老之將至不得
學也旦曰朝暮曰夕攀攬皆採取之意此地之有
次第而相連比者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木蘭木名
與單言蘭者不同上云秋蘭在草部也莽亦木名
字亦作茝音罔舊以爲薺薺草非是凌冬不凋故
曰宿莽見本草水部可考朝搴木蘭夕攬宿莽此
所以爲汲汲乎若將不及而自脩之實也不言所
用者承上章紉佩而言也朱子曰言所採取皆芳
香久固之物以比所行者皆忠善長久之道也得
之矣王逸曰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
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其說善
矣吾謂屈子此章之旨方論自脩之汲汲而恐年
歲之不與何暇計彼讒人也哉不受變於讒之意
自在言外非本旨也讀者不可不知援按朝夕二
字不必如王逸取譬之說亦當重看方見汨余若
將不及之意論語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易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屈子有之矣今人但知其德
義之高文章之妙而不知其有所自來也豈有無
是功而獲是効者哉九章曰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可謂
格言矣有志者勗之又按首句倒文耳本謂余汨
汨乎若將不及也屈子多以余字倒在下不能盡
出讀者詳之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遲暮

不淹不久停留也代更也序次也謂四時以次相
代二句言天時易過以見人年之易老也卽上年
歲不吾與之意零落皆凋隕之意美人謂美好之
婦人蓋託詞而寄意於君也遲暮皆晚也衰老之

喻王逸曰言天時運轉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
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而功不成事不遂也
朱子曰此承上章言已但知朝夕脩潔而不知歲
月之不留至此乃念草木之零落而恐美人之遲
暮將不得及其盛年而偶之以比臣子之心唯恐
其君之遲暮將不得及其盛時而事之也援按此
上三章一章言脩能二章言急於進脩而欲及時
也三章言時易過而欲急於進脩也皆承脩能而
言一章乃芳香之物皆草類也二章言久固之物
皆木類也三章則以草木總承之亦言之序也詩

經多有此體讀楚辭者須以此法求之庶不見其重復可厭也然言芳香則久固在其中言久固則芳香在其中而旨則各有所偏重耳覽者幸毋深泥可也夫脩能者受之於天而人人之所同具者也故二章既勉之於已而三章又欲責難於君也或曰此上五章屈子皆述已事而恐美人之遲暮一句又爲下文起也

不撫壯而棄穢今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今來吾導夫先路也

撫捫也謂捫已而自省也壯年富力強足以有爲楚辭集解離騷

之時棄者盡絕必去之詞草荒曰穢以比惡行百草爲稼穡之害猶邪淫爲德性之害也何者詰而問之之詞改者革故鼎新之詞度態度也此度卽指惡行上句其詞直下句其詞婉一正一反之言其意一也騎馬曰乘騏驥俊馬也直奔曰馳橫奔曰騁皆疾走也來者招邀之詞欲君棄彼之惡而從此之善也導引也先路前驅以啓路也二句倒裝文法此承上章末句而言言君何不及此年富力強足以有爲之時棄其穢惡之行改其惑誤之度而使後有遲暮之歎邪君苟一旦覺悟而來隨

我我則當乘駿馬疾走爲王前驅導引以啓道路也夫楚王苟有志於從善則屈子必以二帝三王之道以開陳之君德不勞而成治功可坐而致矣惜乎陷溺之深終無悔心之萌而屈子雖乘駿馬將安往邪朱子曰自汨余至此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按撫壯之意與上二章歎時之意誠相表裏但上二章屈子道已自脩之意循重而恐美人之遲暮以下方致意於君也又乘騏驥以馳騁句與來吾導夫先路句相爲一意屈子多有此文法舊說以騏驥比賢智言君乘駿馬以隨我則我

楚辭集解離騷

九

佳

當爲君前導其說亦好但此等意在來字內足以該之而屈子此句之意還是言已乘此騏驥急於先導故下曰忽奔走以先後卽此意也蓋乘騏驥二句只取其急於進脩之意非比喻任用賢智之意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

后君也三后謂楚之先君特不知其何所所指也純粹皆無一毫駁雜之意衆芳喻三后之悉有衆善也下二句卽是申言衆芳之意純粹言其道德

之美衆芳言其道德之盛雜非一也椒與菌桂皆
香水也椒生多重累而叢簇故曰申椒豈維猶言
不獨也蕙茝皆香草也二句倒文法也觀曰雜曰
豈維字相喚應可見屈子多有此法言不獨紉蕙
茝以爲佩飾而又紛然雜之以椒桂此所以爲衆
芳也採一物以爲佩則陋矣執一善以成名則狹
矣此章言三后道德之美盛固後王所當法焉者
也舊說以三后爲禹湯文武而下方言堯舜非是
又以衆芳喻群賢亦非是此蓋泛論三后之德而
任賢之意自在其中不必專指也

楚辭集解

離騷

十

佳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
夫唯捷徑以窘步

堯舜唐虞盛德之君也耿光也介大也遵循也道
大路也得路無多岐之惑也所謂純粹衆芳者此
其至矣桀紂夏商無道之君也猖狂也披亂也捷
邪出也徑邪小之道路也窘步謂不由正道而所
行蹙迫多踣仆之虞也所謂穢惡敗度者此其極
矣遵道得路喻行事之光明正大故身逸而國安
也捷徑窘步喻行事之顛倒錯亂故身死而國亡
也此耿介者人君之所當取法而猖披者後世之

所當深誠也瓊按此上三章一章言人君當急乘
夫時以去惡二章言人君當博取諸人以爲善三
章舉堯舜桀紂而并言之則一善一惡而天下之
大法大戒彰彰矣嗚呼使楚王苟能一旦悔悟而
任屈子先路以導之則浸浸乎入於聖王之道無
難矣可以四三后而雙堯舜矣惜乎喜黨人之幽
昧險隘而卒捷徑以窘步也懷王客死於秦國襄
王旅斃於陳城其窘當何如哉不用屈子爲之先
導故也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一

佳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

惟語詞舊註爲思念也非是黨人懷阿比之意而
相助匿非者也偷苟且也偷樂者竊取乎一已淫
佚之私而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也幽深僻也昧
昏暗也險臨危也隘屢狹也幽昧則不顯明而一
物無所見險隘則不平正而一步不可行也憚畏
難也殃禍患也恐憂懼也皇君也輿車也績功也
左傳曰大崩曰敗績此章言朋黨之小人惟喜偷
安逸樂故每誘君於幽昧險隘之路竊以自肆其
志而不知捷徑窘步適所以來顛覆之禍也我之

所以不肯行於幽昧險隘之路者是豈畏憚顛覆之禍而爲一身之私圖也哉蓋君車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王逸曰與君之所乘以喻國也是矣蓋不敢斥言其君故以皇與言之且於行路之比亦切也敗績則指車之覆敗以喻君國之傾危也舊註謂敗先王之功非是是又多一層意思蓋言君國傾危則敗先王之功之意自在其中不必言矣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今反信讒而齎怒

楚辭集解

十二

佳

忽者言奔走先後之急而惶惶不暇安詳之意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奔走於左右相導於前後左右就養有方也及者追而相接之詞前王指三后堯舜也或曰泛言踵足跟也武迹也追前人者但見其跟之迹耳荃與蘇同香草也當時之人以爲彼此相謂之通稱此又借以寓意於君也王逸曰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意亦是揆察也中情中心之情實也讒指黨人譖已之言也齎火齎也齎怒言怒氣之盛如火也惜往日曰信讒諛之濁濁兮盛氣志而過之卽此意也此章言已急欲奔

走先後以輔翼乎君者蓋欲誘掖吾君有以追躡先王之遺迹也不但使皇與之不敗績而已而人君者顧不察吾此中心之至情反輕信黨人之讒言而盛怒乎已使小人日以得志而君子日以危懼也何哉

余固知蹇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今夫唯靈脩之故也

蹇蹇不避險難而竭力盡忠之意也患害也忍其受其害而不辭之意舍止也指者援引之意謂以手而指天也王逸曰語也非是九天慨舉衆多之

楚辭集解

十三

佳

詞以方位言之者意亦是正與証同靈善也脩美也亦時人彼此相謂之通稱而此則託詞以寓意於君也此章言已固知盡忠必有受害之事然吾能隱忍其受其害而此心之忠終不能而遂自止也所以然者豈爲釣名沽直豈爲身家私謀及爲他人之計哉實爲君臣之大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恩深義重故此心之不能自己也此心可指九天以爲明證實出於公而非出於私也夫人可欺而天可欺乎哉觀屈子此數言雖若其情誠可悲而其勢誠急迫然勤勤懇懇之忠貞磊磊落落

之心事亦可見矣。豈若黨人之幽昧險隘而爲一已偷樂之計之所爲哉。按此上三章一章言黨人唯欲誘君於邪道而已。則懼敗君國誠不忍爲二章言已之急欲引君於當道而君則反信讒言妄造乎怒三章又甚言乎盡忠有賈禍之道深表乎已忠君愛國之心而小人之反是也不言可知矣。

曰黃昏以爲期兮羗中道而改路

曰者叙其始約之言也。羗者發語端之詞。此章比君臣之契始合而終離也。文選本無此二句。洪氏

楚辭集解

十四

能

曰王逸此二句無註至下文羗內恕已以量人始釋羗字之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抽思曰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羗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朱子曰洪說雖有據然安知非王逸以前此下已脫兩句邪。更詳之。按此二句韻雖與上章相協而意則屬下章。楚辭中固多此體。然無此二句下章意亦完備。洪氏之疑甚爲有理。其非脫於王逸之前而增補於後人也明矣。今未敢遽自削去姑存之以備後之君子有所參考而黃昏中道之說則詳於九章茲不註。

云自乘騏驎至此大概俱以道路爲喻。讀者亦不可不知。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遯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

成言謂始初相成要約之言也。卽黃昏以爲期是矣。悔改也。遯移也。有他。有他志也。卽中道而改路是矣。近曰離遠曰別。數化謂君志數數變易無常操也。此章言人君始信任已相與約言共謀國政終成治功中道改移而反生他志以疏乎已君苟棄已不用則我之離別而去蓋亦不難而爵位利

楚辭集解

十五

佳

祿何足以縻之。所以戀戀而不忍去者。蓋傷君之反覆無常用。舍倒置而國是日非耳。嗚呼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而况人君之治國家也哉。下二句篇名離騷二字之義。蓋取諸此。班固顏師古解離騷二字之義。其說雖通。要非本旨。朱子反取諸家之說而辨證闢王逸之非。其殆未之思與。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莫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滋以水灌溉也。一曰蒔也。畹王逸曰十二畝。說文

曰三十畝或曰田之長爲畹也九畹以王逸推之得一百八畝以說文推之得二百七十畝也樹種植也上言滋下言樹相備也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玉露載林勲本政書又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今人所用大抵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畝百爲頃也畦五十畝也一曰共呼種之名朱子曰畦畦種也雜種之也菑蕘藟車杜蘅皆香草名芳芷卽前辟芷辟言其所生之幽芳言其香馥之氣相備而互見也又芷着一芳字則上五物可知矣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六

佳

此作文之法也異期望之意峻言其枝之高而長也茂言其葉之蔚而盛也願欲也俟待也刈以鎌斬取之也然曰異其峻茂曰刈時曰將刈而不遽刈可見不小用其道不急於進取也萎枯死也絕斷落也或曰萎當作委委絕謂人委棄而不知刈以爲用也傷損也言雖萎絕而無損於芳香之質也哀憫惜之意衆芳指上六物也蕪穢荒廢也言有此衆芳而不知用深可惜耳此章比已積累衆善異其大成待時而用雖見廢棄固無損於已而使大道之不明不行於天下爲可哀也已按此章

曰蘭曰菑蕘曰藟車曰芳芷泛言其物之多也曰九畹曰百畝曰畦曰雜概言其種之盛也曰異枝葉四句總承上四句而言也王逸以首二句爲脩行仁義朝夕不倦次二句爲積累衆善德行彌篤又次二句爲宜蓄養衆賢末二句爲衆賢失所以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七

佳

上四句爲脩身下四句爲用人講牽強支離之甚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慙不厭乎求索羗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脩名之不立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慙滿也不厭不以爲足也求者心之貪也索者求之至也以心揆心爲恕量度也恕已量人謂人之心盡如己貪婪之心也興生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一曰嫉者惡人之有也妬者忌人之有也馳驚亂走也追逐急走也總申競進貪婪二句非余心之所急屈子自表其心不同於衆而衆人不必嫉妬也總申恕已量人二句王逸曰言衆人所以馳驚惶遽者爭相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是矣冉冉猶漸漸也脩名脩潔之美名也立猶成也二句又言余

心所急之故也此章言黨衆競進貪婪不厭求索意謂人同此心心同此欲而已之才能又足以奪其寵故各生嫉妬之心而害乎已而不知馳騫於富貴之場追逐於利欲之途非我心之所急也若我之所急者亦惟恐歲不我與老期將至而美名之不得成立於天地之間有忝於所生故汲汲乎若將不及也是屈子未嘗無所急而其所急者與衆實不同也彼庸惡陋劣之鄙夫見屈子之汲汲皇皇其急甚於已而不知屈子之所以急若將有以奪已之寵也遂從而譏之是以小人之腹而度

楚辭集解

離騷

十八

佳

聖賢之心矣何其不諒屈子之甚哉王逸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洪氏曰屈子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耻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援按洪說甚善王說意圓而語滯也夫聖人之所惡者非惡名也惡虛名也惡僞名也若屈子之誠心爲善而惟恐其實之不副名也又何不可之有哉嗚呼彼黨人者惟其不好名耳苟有好名之心又安肯自處其身於不潔之地而甘受害賢嫉能欺君賣國之名也哉

朝飲木蘭之墜露今夕食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願頤亦何傷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飲啜也墜墮也飡吞也朝曰餐夕曰食菊香草名菊華於秋故曰秋菊落亦墜也英華也苟誠也姱美也信姱猶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練要言所脩精練所守要約也練要者信姱之實也願頤饑餓黃瘦貌何傷言所困者身而無損於道也此

楚辭集解

離騷

十九

佳

四句言已飲食之廉潔以喻已之所養也木根泛言香水之根前所叙香草俱不言所以上文着枝葉二字此着木根二字則可見諸取紉以爲佩者皆根與枝葉也忝錯互見此亦作文之法也結約而束之也貫穿而累之也薜荔芳草名蘂花心也王逸曰實也非是矯揉之使柔易以紉也索以手搓繩之名如宵爾索綯之索繩索也胡繩謂延胡索亦香草名也變索言繩者避上索字也或曰胡繩泛言長繩如莊子縵胡之纓亦謂長纓也纒纒長好貌言攬取香水之根索之爲纒纒之繩以之

結茝貫索矯桂紉蘭也。泰錯成文耳。或曰攬木根也。結茝也。貫索也。矯桂也。紉蘭也。索胡繩也。六者平看俱通要之。攬木根者實所以爲繩索而繩索又將以爲結之貫之紉之用也。此四句言已佩飾之芬芳以喻已之所行也。寢難詞有用心竭力艱難勤苦之意。法者效其所爲也。前脩前代脩習道德之聖賢也。或曰泛言或曰暗指下彭咸也。世俗指當世庸惡之流俗也。所服服字有被服服食二意。總申上八句而言周合也。今之人卽謂世俗也。依者不違其道也。彭咸殷之賢人。孔子竊比於我老彭卽其人也。觀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二句又與信而好古之說相表裏。王逸顏師古皆謂投水而死。朱子曰二說亦無所據也。瑗嘗有辯見蒙引茲不贅遺則餘法也。此章言已飲食廉潔佩飾芬芳固非世俗之所尚而已。寢寢獨爲其難者亦取法乎古人而已。何必見知於溷濁之世哉。瑗按此上三章似覺是申前扈江離以下諸章之意。一章言已之道不行於時。二章言已之志不同於衆。三章言已之所以脩道立志者不求合於今而求合於古也。又按篇首至此詞氣從容有

起有結宛然爲一篇也。此章之後則太息流涕鬱邑怨恨之詞作矣。其詞愈切而意愈悲矣。讀者不可不知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蹇朝諝而夕替。

長永也太甚也。息歎息之聲。如論語屏氣似不息者之息。掩涕猶拭淚也。艱難也。勤苦之意。遠遊曰哀人生之長勤。與此同意。多艱猶言長勤也。好愛也。脩姱皆美好貌。以美女自喻。謂脩潔而姱美也。招魂曰姱容脩態是也。後單言好脩者省文也。此

曰脩姱者重言也。鞿羈以馬自喻。鞿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放縱也。蹇如蹇法前脩之蹇。後以意求不能盡出。樂記曰訊疾以雅。註曰訊亦治也。諝與訊同。替興也。替本訓廢。以廢爲興。猶以亂爲治也。言已愛脩姱而不醜惡鞿羈而不放縱。喻已德行之高潔謹飭而朝夕淬礪興起不知休止也。長太息二句乃結上起下之詞。前蹇法前脩而後朝諝夕替之意皆相關也。

既替余以蕙纁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